

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徐建華 劉騰然 孫顧宇 姚昭宇

[摘要] 新冠疫情對澳門社會方方面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犯罪活動也不例外。儘管全球範圍內有關疫情對犯罪影響的研究不在少數，相關研究在澳門卻處於空白。本研究利用官方數據、訪談資料和媒體資料挖掘來揭示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研究發現，疫情導致澳門犯罪率達到回歸以來最低水平、與博彩業相關的犯罪顯著下降、部分特定類型的犯罪如與口罩相關的網絡詐騙、涉及裸聊的情色詐騙、違反防疫措施則呈上升趨勢。本研究進而運用日常活動理論，從有動機的犯罪者、合適的目標和缺乏監管這三大犯罪要素的變化出發，為疫情對澳門犯罪所產生的影響作出解釋。研究發現，疫情減少了傳統的犯罪者與受害者的交集機會，博彩業的停滯導致博彩相關案件大幅減少，疫情也促使部分犯罪三要素的交集從線下轉為線上，導致網絡犯罪增加。本研究不僅拓展了全球範圍內新冠疫情對犯罪影響的研究，而且藉助疫情這一自然實驗豐富了博彩對犯罪影響的認知。最後，本研究從犯罪學的日常活動理論來理解澳門犯罪的變化，為特區政府在未來預防和打擊犯罪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 新型冠狀病毒 澳門 犯罪 日常活動理論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截至 2021 年 8 月初，全球已有超 2 億人感染新冠病毒，逾 420 萬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新冠疫情嚴重影響了世界各地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澳門也不例外。2020 年 1 月 22 日，澳門確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特區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包括取消春節慶祝等大型公眾活動。十天後，首位澳門居民感染新冠病毒。隨着疫情在澳門本土進一步上升，特區政府決定暫時關閉博彩場所半個月。當澳門本土和中國內地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後，國外疫情又來勢洶洶。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所有外國人以及 14 天內到過外國的內地、香港、台灣居民被禁止入境澳門，澳門機場也停止轉機服務。^① 自此，澳門的防疫舉措漸趨常態化。

儘管新冠疫情對全球各地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都造成了嚴重影響，但作為一座以博彩和旅遊業為支柱的城市，澳門在新冠疫情中所遭受的挑戰尤為嚴峻。受疫情影響，澳門經

作者簡介：徐建華，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主任、副教授；劉騰然，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碩士；孫顧宇，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何鴻燊東亞書院本科生；姚昭宇，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鄭裕彤書院本科生。

^①新華社：《澳門通過疫情“大考” 社會秩序穩步恢復》，2020 年 12 月 26 日。

濟遭遇重創，入境遊客大幅減少，旅遊博彩業損失慘重。官方數據顯示，2020年前三季度澳門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下跌近六成，前11個月累計博彩淨利潤同比大減約八成。^①在學術界，一些研究開始關注新冠疫情對澳門旅遊業和博彩業的具體影響，^②亦有研究聚焦於新冠疫情下澳門小型企業的危機管理與生存策略。^③此外，部分學者也探討了澳門賭場資本主義的城市結構和政治經濟如何對政府迅速有效應對疫情產生積極作用，^④以及政府的短期韌性策略對長期發展的可能不利影響。^⑤

疫情對經濟的直接影響和政府相應的應對方案固然值得重視，由疫情而導致或加劇的其他社會問題也不容忽視。本研究則重點關注疫情以來澳門犯罪的變化。根據犯罪學中Cohen和Felson的日常活動理論，非法的犯罪活動往往依附於人們合法的日常活動之上。當有動機的犯罪人、合適的目標，以及有效監管的缺失這三個要素同時出現時，犯罪往往就會發生。^⑥在澳門，疫情導致犯罪三要素變化，對犯罪的模式及趨勢帶來了顯著且深遠的影響。此外，受澳門博彩與旅遊業這一單一經濟結構的影響，疫情對澳門犯罪所造成的影響也有其獨特的特徵。因此，本研究旨在揭示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所產生的影響，並進而探討其背後的原因。

2021年8月5日，新冠疫情又有捲土重來之勢。澳門新增4例確診病例，特區政府隨即啟動全民核酸檢測已完成，珠澳之間的通關政策再度收緊，相關管控措施陸續施行。本研究的發現可以為澳門特區政府在疫情管控常態化之下的犯罪防治與社會治理提供參考。

一、文獻綜述：新冠疫情對全球犯罪的影響

新冠疫情對犯罪的影響受到全球學者的廣泛關注。在現有中英文文獻中，學者們主要探討了新冠疫情對犯罪影響的三個方面：傳統犯罪總體減少；家暴案件井噴增長；網絡犯罪不斷增加。

^① 《二零年經濟回顧及展望》，《澳門日報》（澳門）2020年12月29日。

^② K. Y. Chau, J. M. Luo, X. Duan,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Macau's Gaming Industry," *Journal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Hospitality & Tourism*, 2021, pp. 1-11; E. Agyelwaah, I. Adam, F. Dayour, F. Badu Baiden, "Perceived Impacts of COVID-19 on Risk Perceptions, Emotions, and Travel Intentions: Evidence from Macau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Vol. 46, Issue 2 (2021), pp. 1-17; H.-W. Ho, "Covid-19 Pandemic: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for Macau Casinos," *Gaming Law Review*, Vol. 24, No. 8 (2020), pp. 563-567; C. Noronha, J. Guan, S. H. I. Sio, "Accounting for Gaming in the Time of Plague: COVID-19 in Macau,"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Policy Journal*, 2021.

^③ J. C. Alves, T. C. Lok, Y. Luo, W. Hao, "Crisis Management for Small Busines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newal Strategies of Firms in Macau," 2020, DOI : <https://doi.org/10.2/203/rs.3.rs-34541/v1>.

^④ L. Lou, "Casino Capitalism in the Era of COVID-19: Examining Macau's Pandemic Respons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2021.

^⑤ G. McCartney, J. Pinto, M. Liu, "City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from COVID-19: The case of Macao," *Cities*, Vol. 112 (2021), 103130.

^⑥ L. E. Cohen, M. Felson,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4, No. 4 (1979), pp. 588-608.

(一) 傳統犯罪總體減少

受新冠疫情威脅而施行的公共空間管控、居家隔離、保持社交距離等政策成為遏制傳統犯罪的“無心之柳”。由於相關政策致使人口流動性下降，從而導致許多的人和人接觸類型犯罪減少。一項研究表明，在美洲、歐洲、中東和亞洲的23個國家共計27座城市中，居家隔離政策與城市犯罪率的大幅下降顯著相關。平均而言，在研究的城市中，包括襲擊、偷竊、入室盜竊、搶劫、車輛盜竊在內的犯罪率總體下降了37%。總體而言，對公共空間行動的限制越嚴格，犯罪率下降的幅度就越大。^①多項研究也都證實了傳統犯罪數量大幅減少的結論，儘管不同種類犯罪的降幅在不同地區有所差異。^②同時，也有研究指出，疫情導致的犯罪率下降可能是短暫的，一般只在管控措施施行之後維持兩到五周左右，隨後便恢復到正常水平。^③也有學者擔心，受新冠疫情的衝擊，社會和經濟現狀的混亂、弱勢群體壓力的積累也有可能促使傳統犯罪數量回升，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導致犯罪率不斷攀升。

與此同時，總體犯罪率的下降似乎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與殺人有關的案件並未受到新冠疫情顯著影響。有研究認為這一趨勢可能與殺人案件的性質有關。一方面，部分殺人案件與有組織犯罪相關聯，而這一群體的日常生活並未受到防疫政策的較大影響。^④然而，這一論點並非始終成立。在巴西，原本很大比例的殺人案件是由幫派成員所犯下的；但當居家隔離政策下達之後，相關城市的謀殺率卻大幅下降。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犯罪集團試圖通過採取實施宵禁、限制行動、克制犯罪等措施，在其控制的地區利用這場疫情危機加強自身權力。^⑤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殺人案件發生在家庭環境裏，因此不受防疫管控的影響。這一發現也與下文家暴案件的井噴式增長密切相關。

^① A. E. Nivette, R. Zahn, R. Aguilar, A. Ahven, S. Amram, B. Ariel, M. J. A. Burbano, R. Astolfi, D. Baier, H.-M. Bark, “A Glob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Stay-at-home Restrictions on Crim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1, pp. 1-10.

^② D. S. Abrams, “COVID and Crime: An Early Empirical Look,”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94 (2021), 104344; J. R. Balmori De La Miyar, L. Hoehn-Velasco, A. Silverio-Murillo, “Druglords Don’t Stay at Home: COVID-19 Pandemic and Crime Patterns in Mexico Cit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72 (2021), 101745; J. H. Boman, O. Gallupe, “Has COVID-19 Changed Crime? Crime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andemic,”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45, No. 4 (2020), pp. 537-545; P. R. Estévez-Soto, “Crime and COVID-19: Effect of Changes in Routine Activities in Mexico City,” *Crime Science*, Vol. 10, No. 1 (2021), pp. 1-17; M. Gerell, J. Kardell, J. Kindgren, “Minor COVID-19 Association with Crime in Sweden,” *Crime Science*, Vol. 9, No. 1 (2020), pp. 1-9; G. Mohler, A. L. Bertozzi, J. Carter, M. B. Short, D. Sledge, G. E. Tita, C. D. Uchida, P. J. Brantingham, “Impact of Social Distancing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on Crime in Los Angeles and Indianapoli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68 (2020), 101692.

^③ A. E. Nivette, R. Zahn, R. Aguilar, A. Ahven, S. Amram, B. Ariel, M. J. A. Burbano, R. Astolfi, D. Baier, H.-M. Bark, “A Glob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Stay-at-home Restrictions on Crim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1, pp. 1-10.

^④ J. R. Balmori De La Miyar, L. Hoehn-Velasco, A. Silverio-Murillo, “Druglords Don’t Stay at Home: COVID-19 Pandemic and Crime Patterns in Mexico Cit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72 (2021), 101745.

^⑤ R. Berg, A. Vasori, “COVID-19 is Increasing the Power of Brazil’s Criminal Groups,” *LS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Blog*, 2020.

(二) 家暴案件井噴增長

新冠疫情之下的封鎖與隔離政策，使得人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前所未有地增多。新冠病毒的威脅和經濟下行的危機帶來的不確定性與焦慮，則更進一步增加了矛盾演變為家庭暴力的風險。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有關家庭暴力的事件報告越來越多，婦女對緊急庇護所的需求也越來越大。^①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2020年3月至5月期間，新冠疫情使家庭暴力求助熱線的撥打數增加了7.5%。家庭暴力事件的增加開始於官方下達“居家令”之前，在保持社交距離後的前五周尤為突出；且值得關注的是，家庭暴力甚至更多出現在沒有家庭暴力史的家庭。^②在中國內地，2020年同樣發生了多宗家庭成員內部的惡性殺人事件，且多發於夫妻等親密伴侶之間。此類案件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被歸因於由居家隔離措施導致的矛盾糾紛，以及疫情期間收入下降甚至失業所導致的爭吵與財產糾紛。^③

與家庭暴力的誘因類似，疫情期間，性犯罪的數量也有所增加。印度的一項研究表明，疫情出現後，色情製品使用增加、安全套和性玩具銷售激增。這些現象反映出疫情期間人們性活動可能更為頻繁，性犯罪可能會增加。^④

(三) 網絡犯罪不斷增加

受疫情影響，網絡犯罪也不斷增長。在疫情期間，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互聯網和電子設備來進行他們的工作和社會交往；民眾也越來越依賴於網上銀行以及線上支付系統。^⑤這一新的工作、交往和消費模式引起了一系列獨特的、與網絡有關的犯罪。利用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英國警方已知的犯罪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一項研究探索了新冠疫情和封鎖措施對英國網絡犯罪的短期影響。研究發現，在新冠疫情期間，網絡犯罪的報告有所增加，這一數字在封鎖政策最嚴格的兩個月裏達到峰值，其中與網上購物和拍賣有關的欺詐行為，以及對社交媒體和電子郵件的黑客攻擊這兩種最常見的網絡犯罪類型數量增長最快。^⑥在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顯示，2020年檢察院受理的網絡詐騙案件較2019年增長54%。在疫情最為嚴峻、封鎖政策最為嚴格的時期，檢察機關所審理的詐騙案件中

^① J. H. Boman, O. Gallupe, "Has COVID-19 Changed Crime? Crime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andemic,"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45, No. 4 (2020), pp. 537-545; C. Bradbury-Jones, L. Isham, "The Pandemic Paradox: The Consequences of COVID - 19 on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20; A. Taub, "A New Covid-19 Crisis: Domestic Abuse Rises Worldwide," *The New York Times*, Vol. 6, 2020; UN Wom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The Shadow Pandemic*, 2020.

^② E. Leslie, R. Wilson, "Sheltering in Place and Domestic Violence: Evidence from Calls for Service during COVID-19,"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89 (2020), p. 104241.

^③ 靳高風、楊皓翔、何天嬌：《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中國犯罪形勢變化與趨勢——2020—2021年中國犯罪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北京）2021年第3期。

^④ Mansi Vora, B. C. Malathesh, S. Das, S. S. Chatterjee, "COVID-19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53 (2020), 102227.

^⑤ 張桂榮：《全球新冠疫情相關網絡犯罪形勢分析及應對建議》，《犯罪與改造研究》（北京）2021年第8期。

^⑥ D. Buil-Gil, F. Miró-Llinares, A. Moneva, S. Kemp, N. Díaz-Castaño, "Cybercrime and Shifts in Opportunities during COVID-19: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the UK," *European Societies*, Vol. 23 (2021), pp. S47-S59.

大概 33% 為電信詐騙案件。^①就網絡犯罪的對象而言，疫情期間網絡犯罪的受害者主要是個人而非組織。^②就網絡犯罪的實施者而言，有研究以英國為案例，揭示了網絡犯罪分子在疫情期間主要利用突發事件和政府公告來精心策劃和執行網絡犯罪活動。^③一項在社交媒體上進行的問卷調查也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間，人們確實感受到網絡犯罪的激增，很多人聲稱他們的數據被竊取，受到了黑客的攻擊。^④也有學者認為疫情期間民眾對網絡犯罪關注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網絡犯罪的報告率。^⑤

二、研究問題、數據及方法

新冠疫情對犯罪的影響雖然在全球範圍內呈現出上文所提到的三個主要趨勢，但不同國家或地區不同犯罪類型受影響的程度則存在差異。新冠疫情不僅影響了澳門居民的生產、生活——由於封鎖、隔離等防控措施，市民的正常活動受到限制，大家減少了外出，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也相應減少；更影響了澳門的支柱產業博彩業——許多來自內地和其他地區的旅客無法到澳門進行消費，賭場前所未有的暫停營業也使澳門經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上述因素的變化從不同方面改變了日常活動理論所關注的犯罪三要素，從而對澳門犯罪模式及趨勢產生巨大影響。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主要研究兩個問題：（1）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例如，澳門犯罪率有甚麼變化？犯罪類型有哪些改變？是否有新型犯罪類型出現？基於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提出了第二個研究問題：（2）為甚麼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產生了上述影響？我們將運用犯罪學中日常活動理論作出詳細的解釋，以期有助於澳門今後更有效地預防、管控與治理犯罪。

本研究採取了多種策略來收集資料，包括官方數據分析、訪談警察以及媒體資料挖掘。首先，我們收集了多個政府部門公佈的官方數據，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司法警察局、治安警察局以及博彩監察協調局所公佈的數據。官方出版物包括犯罪統計數字的年度和月度報告、嚴重犯罪和調查案件的月度統計以及出入境人數的統計。

^①王東：《最高檢：檢察機關疫情期間辦理詐騙案中起 30% 是網絡犯罪》，2021 年 1 月 25 日，http://news.jcrb.com/jsxw/2021/202101/t20210125_2245839.html，2021 年 8 月 6 日。

^②D. Buil-Gil, F. Miró-Llinares, A. Moneva, S. Kemp, N. Díaz-Castaño, “Cybercrime and Shifts in Opportunities during COVID-19: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the UK,” *European Societies*, Vol. 23 (2021), pp. S47-S59.

^③H. S. Lallie, L. A. Shepherd, J. R. C. Nurse, A. Erola, G. Epiphaniou, C. Maple, X. Bellekens, “Cyber Security in the Age of COVID-19: A Timeline and Analysis of Cyber-crime and Cyber-attacks during the Pandemic,” *Computers & Security*, Vol. 105 (2021), p. 102248.

^④M. Kashif, Aziz-Ur-Rehman, M. K. Javed, D. Pandey, “A Surge in Cyber-Crime During COVID-19,” *Indonesi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JSEI)*, Vol. 1, No. 2 (2021), pp. 48-52.

^⑤J. Hawdon, K. Parti, T. E. Dearden, “Cybercrime in America amid COVID-19: The Initial Results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45, No. 4 (2020), pp. 546-562.

其次，我們對警察進行訪談。通過研究團隊的社會網絡，我們一共採訪了 3 名資深警察，其中一位是司法警察，另外兩位是治安警察。在採訪過程中，他們結合自身經歷，從前線和管理的角度回答了疫情期間澳門犯罪活動的變化。他們的回答不僅是對官方數據的佐證與補充，也為我們研究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提供了新的啟發。

再次，我們分析了從新聞數據庫收集的媒體資料。慧科新聞數據庫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新聞數據庫之一，涵蓋了包括中國大陸、港澳台地區以及海外超過 1,500 家主流報紙的新聞報道。我們以“澳門+疫情+犯罪”作為關鍵詞，對 2020 年全年新聞報道進行檢索，篩選出總共 641 篇報道用於本文的分析與研究。我們認真閱讀了檢索出的每一篇報道，從新聞媒體的角度概括與分析疫情期間新型犯罪的現狀。有代表性的案件也被提取出來進行具體說明，豐富文本內容。

三、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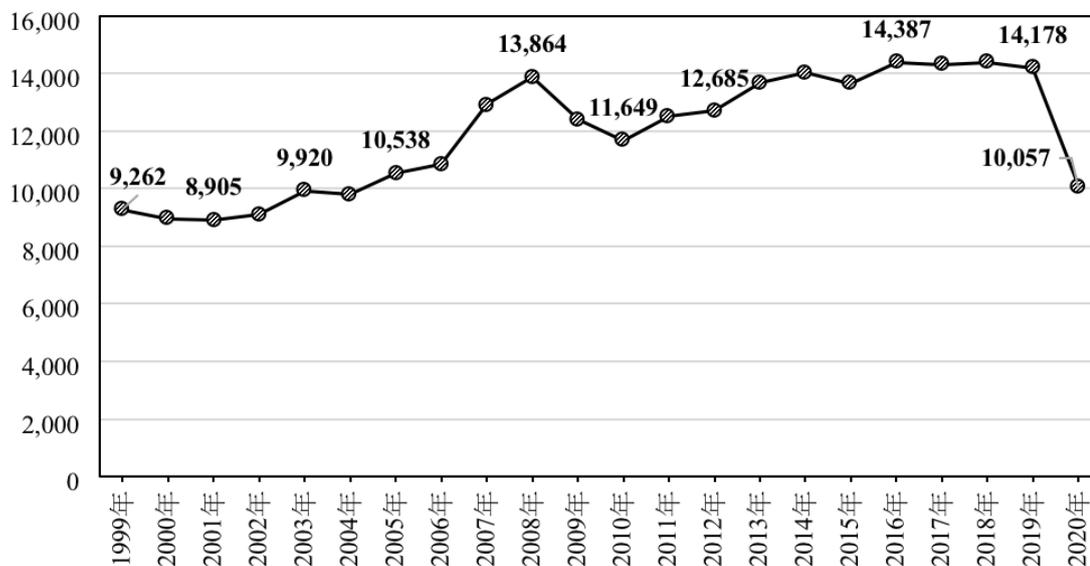
如前文所述，新冠病毒的肆虐在全球範圍內掀起恐慌，澳門特區政府也採取多種手段應對疫情，包括強制病毒檢測、醫學隔離，限制出入境、行動自由等強制封鎖令，而澳門社會的特殊性又使政府不得不暫停博彩業。這些措施一度讓澳門社會陷入停滯，包括經濟活動停滯、海陸空交通停滯和社交活動停滯。根據犯罪學的日常活動理論，非法的犯罪活動往往依附在人們合法的日常活動基礎之上。因此，澳門社會各個方面不同尋常的停頓必然會引起犯罪形勢的劇變。我們將在這一部分結合官方數據、訪談資料與新聞報道，詳述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情況的影響。我們發現，新冠疫情導致澳門總體犯罪率降至回歸以來的最低點，與博彩業相關的犯罪率顯著下降，特定類型的犯罪則有所增長。

（一）澳門回歸後犯罪率的新低

2020 年，澳門警方共立刑事案件 10,057 宗，比 2019 年減少 4,121 宗，下降近三成。同時，暴力犯罪和侵財犯罪分別下降 63.9% 和 38.6%。^①在 2020 年初發生的新冠疫情令澳門的罪案數下降至 2005 年之前的水平。從表面上，數據似乎表明澳門的犯罪水平只是回到賭權剛開放的年代，罪案減少並不太明顯（圖 1）。但是，年度罪案數的差異受到人口基數的影響，基於絕對數值得出的結論會有偏差。一旦將其他指標性變量與案件數相結合，例如將人口增長納入考量，利用人口基數計算犯罪率，會得出不同結論。

^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2020 年罪案數字統計數據》，<https://www.gss.gov.mo/cht/statistic.a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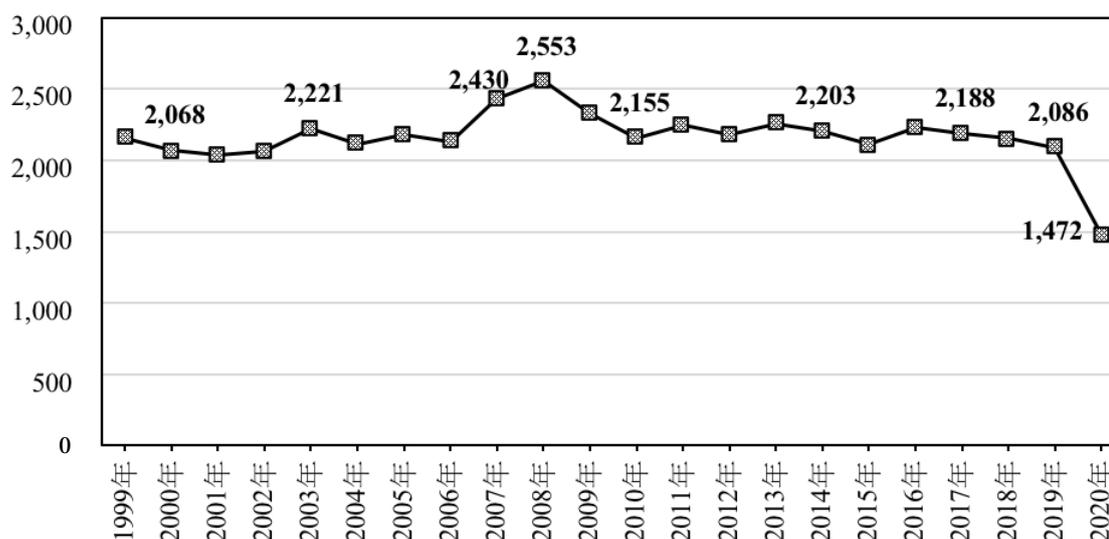
圖1 澳門回歸後罪案統計數字（1999至2020年）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時間序列資料庫（司法與罪案）》，2021年。

對比過去十九年的平均犯罪率，2020年澳門的犯罪率下降了三成三，2020年也是澳門回歸以來犯罪率最低的一年。在過去的二十年，澳門的犯罪率一直保持平穩，在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時期達到每十萬人口有兩千五百宗罪案的頂峰，其後犯罪率一直保持在每十萬人口兩千至兩千二百宗罪案左右（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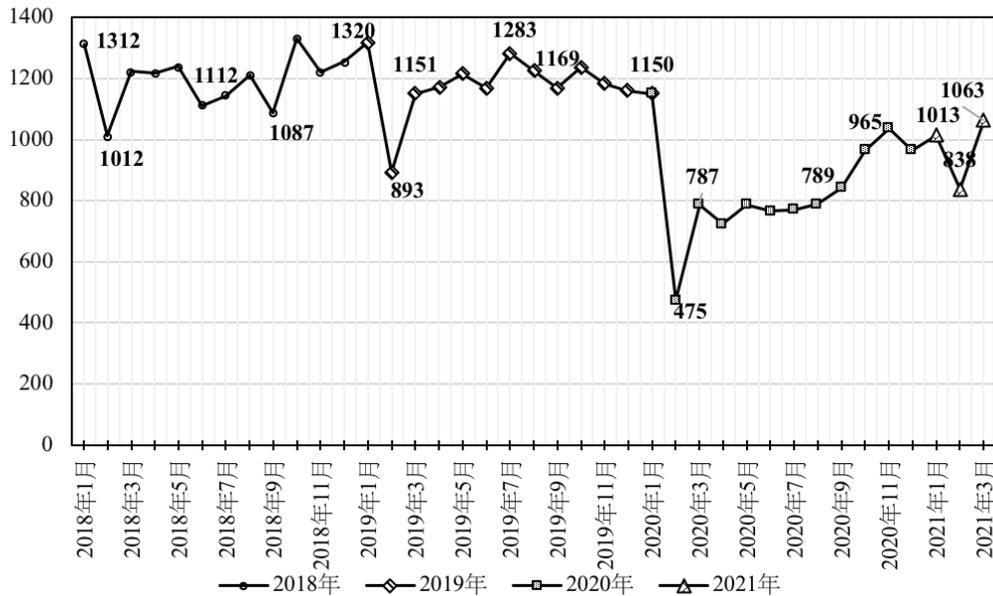
圖2 澳門回歸後每10萬人口犯罪率（1999至2020年）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時間序列資料庫（司法與罪案）》，2021年。

如果從更微觀的層面考察，可以發現疫情的突發對澳門的犯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過去四十個月的統計數據來看，一般每年二月農曆新年期間，澳門的罪案數會下降到低谷。二月過後罪案水平回升，直到下年二月再一次跌到新低。在 2020 年，這一下降幅度尤為明顯。澳門在當年一月底發現首宗確診病例後，罪案數不僅在二月份再次跌入低谷，幅度也遠比往年大，罪案數目減少接近六成（圖 3）。

圖 3 澳門按月罪案統計數字（2018 至 2021 年）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統計資料（最新罪案數字）》，2021 年。

（二）與博彩相關的犯罪下降尤為明顯

近年澳門研究時常圍繞博彩業這一經濟龍頭行業的發展對澳門經濟結構和社會民生的影響展開討論。但是，在中英學術文獻裏，從犯罪學角度去研究澳門博彩業的文獻寥寥無幾。新冠疫情除了對澳門經濟過度依賴賭業有重大警示之外，也讓我們重新思考賭場和罪案的關係。澳門賭業滋生了許多與賭場相關的犯罪，如非法禁錮、高利貸、暴利、假鈔、洗黑錢、綁架、詐騙、偷竊籌碼、賭場周圍的搶劫和盜竊，以及其他一系列非刑事的違法行為如偷渡和賣淫。現有文獻表明，賭場對罪案的發生有着顯著影響。一項具有參考價值的實證研究利用美國 1977 至 1996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控制了 50 多個變量，瞭解賭場對七種犯罪（謀殺、強姦、搶劫、嚴重傷害、入室盜竊、偷竊和汽車盜竊）的影響。研究發現，賭場導致了除謀殺之外的所有犯罪數量的增加。^①這一研究發現與澳門極低的謀殺率相一致（近年來澳門多年謀殺案件數為 0，常在 1—2 宗徘徊）。而根據保安司發表的《澳門博彩業對澳門治安影響的評估意見》報告，與澳門博彩業相關的嚴重犯罪包括因高利貸而衍

^① E. L. Grinols, D. B. Mustard, "Casinos, Crime, and Community Cos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8, No. 1 (2006), pp. 28-45.

生的非法禁錮、涉及賭博的高利貸、涉及博彩的詐騙、犯罪集團、嚴重傷人、綁架和殺人；其他與博彩相關的犯罪和違法行為包括非法兌換、賣淫、扒仔、非法入境等。

觀察過去四年首季度澳門的博彩犯罪數據，可發現自新冠疫情以來，與博彩相關的罪案持續減少。即使澳門整體罪案數在 2021 年第 1 季恢復至接近疫情前的水平，但幾乎所有與博彩相關的犯罪和違法行為都在繼續減少（表 1）。司法警察局的數據也顯示，2020 年澳門與博彩相關罪案總數為 1,114 宗，比上年的 5,428 宗下降了接近八成，這一斷崖式下跌的現象是所有罪案類型中最为明顯的。由此，從客觀統計數據可見，新冠疫情對與博彩相關犯罪的影響比對其他類型犯罪的影響更顯著。

表 1 2018 至 2021 年首季度與博彩業相關的罪案及非刑事違例案件數目

	2018 年首季	2019 年首季	2020 年首季	2021 年首季
非法兌換	250	1820(+628%)	556(-69%)	364(-35%)
懷疑從事賣淫活動	240	250(4%)	111(-56%)	60(-46%)
扒仔	234	272(+16%)	24(-91%)	5(-79%)
非法入境者	197	222(+13%)	158(-29%)	77(-51%)
為賭博的高利貸	107	128(+20%)	45(-65%)	27(-40%)
在賭場內被扒手盜竊	71	47(-34%)	18(-62%)	10(-44%)
非法禁錮	61	82(+34%)	26(-68%)	9(-65%)
將假貨幣轉手	49	53(+8%)	15(-72%)	2(-87%)
涉及賭場之詐騙	44	61(+39%)	41(-33%)	49(+20%)
在酒店和賭場內搶劫	7	15(114%)	4(-73%)	5(+25%)
總數	1,260	2,950(+134%)	998(-66%)	608(-39%)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統計資料（最新罪案數字）》，2021 年。

（三）新冠疫情下增長的犯罪類型

（1）利用互聯網、非接觸侵犯財產犯罪增多

值得關注的是，在新冠疫情下，並非所有犯罪類型均呈減少趨勢，部分罪案數量不減反增。2020 年，澳門網絡購物詐騙案件數增幅達近一倍。具體來看，在疫情初期，網絡購物詐騙案件大多與口罩等醫療物資有關。騙徒往往首先通過網絡社交平台例如微信等聲稱出售口罩，引起當事人關注，讓當事人提前通過網絡銀行或銀行櫃檯等轉帳方式將費用匯到其銀行帳戶內再交收口罩。當事人匯款至賣家銀行帳戶之後卻收不到口罩，而賣家則假意托辭並拒絕退款，或註銷其網絡社交平台帳號。僅從 2020 年 2 月 18 日至 2 月 24 日，司警

就接獲了 12 名市民網購口罩詐騙案。^①而在 2020 年，司警立案了 29 宗網購口罩詐騙案件，涉及 64 名受害者，總損失金額折合為 1,920,111 澳門元，佔所有網絡詐騙案損失總金額的六成八。^②

除了網絡購物詐騙，疫情下有關網絡投資詐騙的案件數目也有非常顯著的上升趨勢。俗稱“殺豬盤”的網絡詐騙案在 2020 年立案數字增加了一倍有餘，94 宗案件報稱損失折合 28,381,264 澳門元。^③該類案件的作案手段通常是騙徒在社交平台與被害人建立網友或網絡情侶關係，隨後聲稱自己有某股票或虛擬貨幣的內幕消息、或某賭博網站的漏洞，說服受害人使用騙徒指定的投資或賭博平台程式。一開始，被害人投注小額，能夠提現獲利。但加大金額後，騙徒便以各種理由拒絕提款，並將平台停止運作，讓被害人無法追回失去的款項。

利用互聯網的侵犯財產案件數目在 2020 年大幅增加，以網絡購物詐騙和網絡投資詐騙為甚，2021 年亦如是。2021 年首季度，涉信用卡網上消費案件在所有電腦犯罪中所佔比例最高，共錄得 264 宗，同比增加 208 宗。^④

(2) 情色勒索與詐騙案件大幅增加

受疫情影響，情色類案件數目大幅上升，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在警方公佈的數據中，情色類案件包括“裸聊勒索”、“性侵兒童”、“傳播與未成年有關的色情物品”等增長尤為突出。

裸聊勒索相關案件由 2019 年的 6 宗增長至 2020 年的 68 宗，漲幅超過 10 倍。這一迅猛增幅，成為疫情期間犯罪的一個新特點。^⑤疫情雖限制人們正常社交，但同時也促進了網上交友，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被害人抵擋不住所謂“網友”的刺激與誘惑，雙方同意通過視頻或相片等形式裸聊，隨後不法分子以將裸聊視頻或相片向其親朋好友及身邊同事傳播為名進行勒索。不法分子利用了被害人擔心“社會性死亡”的心理，趁機作案，令裸聊勒索事件暴增。2021 年首季的網上裸聊勒索案件更是比 2020 年和 2019 年同期增長了 20 倍。^⑥

除此之外，2020 年有關性侵兒童的案件為 24 宗，較 2019 年同期相比增加超過一倍。該增長趨勢仍在持續，2021 年首季性侵兒童案件比去年同期多出一倍半。2020 年 6 月，

^①《多宗網絡口罩騙局 十二市民被呢報案》，《現代澳門日報》（澳門）2020 年 2 月 24 日，P1 版。

^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

^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

^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

^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

^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

澳門當地多家傳媒機構收到電郵，該電郵稱“澳門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某體育教師十餘年中，多次侵犯女同學，校方試圖隱瞞”。^①該涉案人士之後證實被司警拘捕。由於教師這一特殊身分以及十多年中不斷性侵騷擾多名女同學的惡劣性質，這一事件引發社會熱烈討論與強烈譴責，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這些性侵兒童的案件大多發生於學校或家庭環境。此類案件的增加是否由疫情導致目前還不能妄下定論，但可以發現，2020年的數據比往年的確有顯著性的變化：其他性犯罪如強姦、性騷擾罪都有明顯下降，唯獨性侵兒童案件數上升。

其他關於發放與傳播與未成年人有關色情物品的案件也有顯著增加。2018年澳門檢察院僅僅立案3宗此類案件，而2020年前三個季度就偵破59宗此類案件。^②儘管2020年偵破案件的數量激增，這歸功於澳門警方與國際刑警之間加強交流情報信息，因為大多數涉及發放未成年人色情物品的疑犯都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地僱員，但我們仍須警惕新冠疫情的爆發對此類案件發展態勢的影響。

(3) 非法賭博和引誘、協助、收容及僱用非法入境者案件在疫情下持續增加

澳門雖被譽為世界四大賭城之首，但非法賭博活動一直存在，並在疫情期間不斷增加。非法賭博活動包括在法律許可外的地方經營或主持賭博，未經許可組織彩票或互相賭博，在任何場所以牟利的目的經營“麻將”賭博等。2020年非法賭博案件由前一年的16宗激增超過3倍到66宗，而2021年的首季非法賭博案件也在持續增長，相比上一年同期上升了85.7%。^③大部分不法賭博案件涉及在公園、住所聚賭，一般由年紀較大者犯案。另一種在疫情下增長的犯罪類型是引誘、協助、收容及僱用非法入境者案件，分別在2020年上升了17.6%、2021首季上升109%。^④此外，也有相當部分案件的偷渡人士來澳目的是為了進行博彩活動。^⑤

(4) 違反防疫措施刑事案件

最後，新冠疫情也導致了一些直接與防疫措施有關的犯罪類型的發生。在2020年的首三季，初級法院處理了共23宗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案件。除了5宗相關人士拒絕強制隔離措施的案件由民事法庭受理，其餘18宗都是由刑事法庭審理，包括12宗違反防疫措施（虛報健康申報表、離開指定觀察地點和沒有按防疫人員指示進行核酸檢測等）、3宗使用他人證件購買政府口罩、1宗唾沫和鼻水毀損售予公眾的口罩，以及2宗透過網絡訛稱出

^①《體育教師涉性侵女生被捕》，《大眾報》（澳門）2020年6月14日，P1版。

^②《裸聊勒索升11倍 性侵兒童增6成 疫情下犯罪新趨勢 情色案件肆虐濠江》，《東周刊》（香港）2020年12月9日，A36—38版。

^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

^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2020年罪案數字統計數據》，<https://www.gss.gov.mo/cht/statistic.asp>。

^⑤《（新聞小語）防疫護治安協同打偷渡》，《澳門日報》（澳門）2020年9月23日，B07版；《疫情迫使鋌而走險 賭客爭相偷渡至澳門》，《超訊》（香港）2020年4月26日。

售口罩的案件。^①這些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案件大部分被告被判處緩刑和罰款，但也有人被判處長達一年兩個月的有期徒刑。在 2021 年 8 月份澳門一家四口染疫事件迎來新一波疫情，提高防疫措施短短六日內，澳門相繼出現 2 宗拒絕佩戴口罩、拒絕出示健康申報二維碼而進行刑事毀壞及襲擊保安人員，^②1 宗在核酸檢查期間襲擊執法人員，^③和 1 宗在民防即時預防狀態下在網上發放虛假信息的案件。^④這些零星案件都是由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引發的，無論犯罪動機或情節都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四、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為了更深入地理解疫情對澳門犯罪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將從犯罪學經典的日常活動理論來對以上所觀察到的現象進行分析。日常活動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始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末，該理論認為，人們日常活動的變化會導致依附在這些正常的日常活動之上的犯罪三要素變化，進而會影響一個社會的犯罪率。根據日常活動理論，犯罪行為的發生是有動機的犯罪者、合適的目標和缺乏監護（控制、監督）這三個要素交集的結果。^⑤以下我們將分析新冠疫情如何影響澳門社會犯罪三要素的交集，從而導致了以上我們所觀察到的犯罪趨勢與類型的變化。

（一）疫情大量減少了犯罪人和受害人的交集機會

新冠疫情已經改變了無數人的生活方式，改寫了社會行為規則，並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擾亂了社會經濟活動。在整個社會受到脅迫的情況下，犯罪活動暫時被推向了潛伏期，這一邏輯推論得到了本研究結果和各地官方資料的支持。在澳門，犯罪活動的減少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特區政府的一系列果斷措施，直接減少了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交集機會。

以澳門的出入境政策來看，一直以來，澳門與內地的關係可比喻為輔車相依。無論經濟、民生、還是政治，都與鄰近的珠海聯繫密切。每日大量的貨物和人員跨境流動使澳門很容易受到疫情影響。此外，作為旅遊城市，澳門僅在 2019 年就接待了近 4 千萬人次訪客。^⑥在疫情爆發的情況下，大量的遊客無疑對澳門的公共衛生構成巨大的風險。早在疫情的初期，輿論就已經在探討“封城”的可能性。有民眾要求政府關閉邊境，禁止非本澳居民入境，以防止病毒蔓延到澳門。然而，特區政府在衡量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後，認為封城的

^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終審法院：《初級法院審理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關的案件情況》，<http://www.court.gov.mo/zh/subpage/news?id=2097>。

^②《檢院立案偵查兩違防疫措施案 涉事者罪成可判三年或科處罰金》，《力報》（澳門）2021 年 8 月 12 日。

^③《男子核檢期間襲擊執法人員 已移送檢察院處理》，《力報》（澳門）2021 年 8 月 13 日。

^④《虛構五防疫人員確診新冠肺炎 本澳男子網上造謠 將移送檢察院偵辦》，《力報》（澳門）2021 年 8 月 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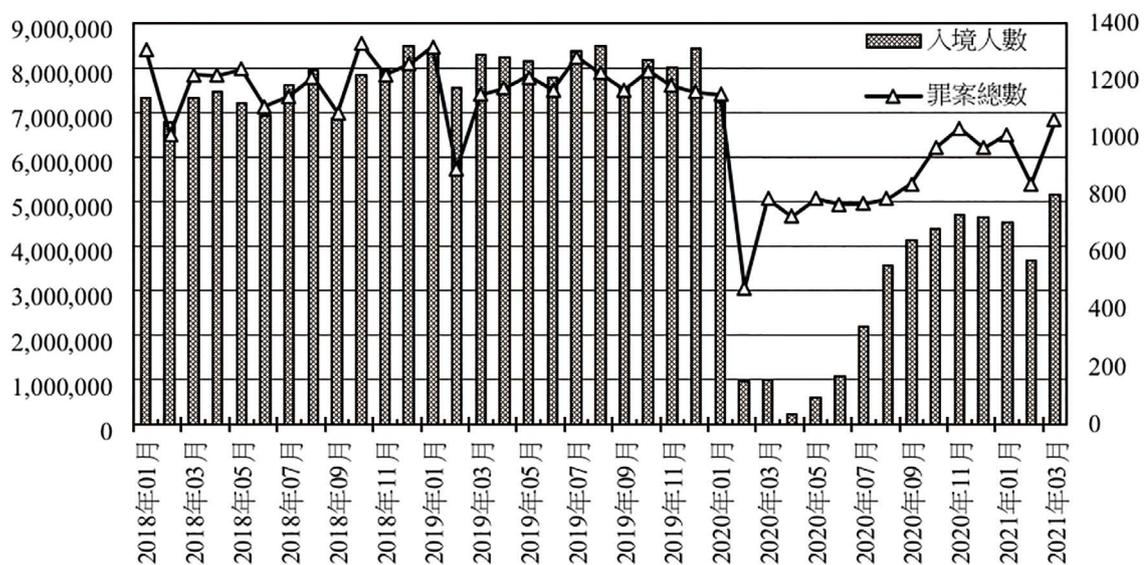
^⑤ L. E. Cohen, M. Felson,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4, No. 4 (1979), pp. 588-608.

^⑥新華社：“2019 年澳門入境旅客逾 3940 萬人次”，http://www.gov.cn/xinwen/2020-01/15/content_5469537.htm。

代價沉重，並聲稱絕不會“封城”。即使澳門沒有採取比較極端的“封城”措施，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一系列防疫安排都大大減少了粵澳之間的跨境人流，從而減少了犯罪人和受害人的交集，最終降低了澳門整體的犯罪率。在內地，中央政府立即根據預防和控制疫情的需要，暫停向內地居民發放前往澳門的“個人遊”簽證。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也婉轉地在直接禁止非澳門居民的中國公民（包括香港、台灣地區）的前提下收緊了出入境政策。例如，原本每天過境的大量“藍卡”持有者（外地僱員），只能在鄰近的珠海市完成14天的醫學觀察並獲得珠海衛生部門頒發的醫學觀察證明後，才有資格入境澳門。

為了控制病毒的傳播，澳門、香港和廣東省政府都採取了前所未有的緊急措施，包括限制居民外出，減少甚至禁止社會活動、停止生產以及中斷跨境交通。因為新冠病毒可以潛伏14天，特區政府對所有入境者，包括從高風險地區來的澳門居民，採取了14天強制隔離措施，以防感染者潛滲入社區。這些措施成功地堵截了絕大部分的旅客，入境和離境人數急劇下降。同時，限制入境和強制隔離的政策不僅隔離了潛在病毒攜帶者，而且還減少了潛在罪犯的數量。當邊境流動因日益嚴格的旅行限制措施而急劇減少時，犯罪人數也相應減少，尤其在疫情前幾個月，兩地的人員流動跌入在特區成立以來的低谷（圖4）。

圖4 2018年1月至2021年3月入境人數與罪案總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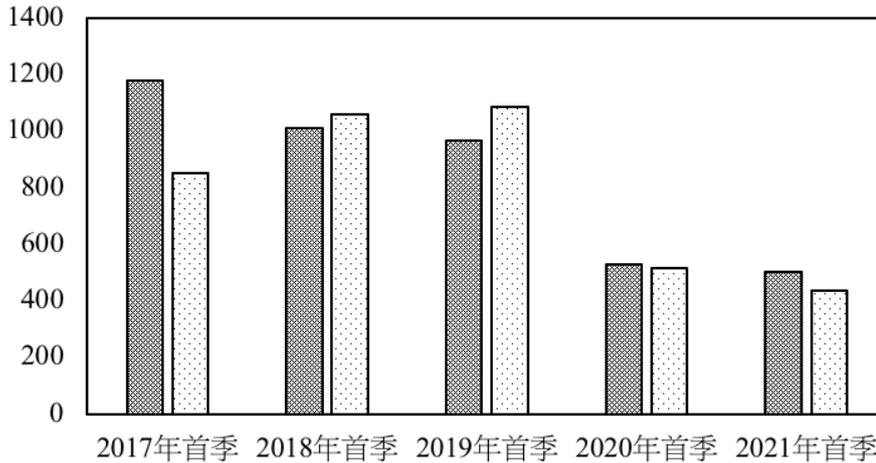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治安警察局：《數據資料（出入境）》，2021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統計資料（最新罪案數字）》，2021年。

一旦粵澳兩邊都對出入境實施嚴禁的防疫要求，進出澳門的人數就會大幅減少。與此同時，非澳門居民所涉及的刑事案件也大幅減少（圖5），導致2020年第2季的總體犯罪率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36%。這一現象在澳門非常顯著，訪客急劇的下降減少了潛在的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交集。疫情前常見的高利貸、非法禁錮、盜竊、打劫、販毒等罪案，在實

施嚴格的出入境管制政策的時期幾乎銷聲匿跡。

總而言之，澳門所採取的嚴格疫情防控措施不但成功阻止了病毒進入社區，也減少了犯罪三要素的交集，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澳門犯罪率的下降。

圖 5 2017 至 2021 年首季訪澳內地居民涉及刑事案件的人數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治安警察局：《數據資料（出入境）》，202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統計資料（最新罪案數字）》，2021 年。

（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博彩業停滯自然導致博彩相關罪案下降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博彩業對澳門整體治安環境的影響。澳門賭場的關閉，使超過六萬名員工進行居家隔離以降低感染病毒的風險，也間接排除了無數賭客在短期內成為賭場相關暴力和其他類型犯罪的涉案人的可能性，儘管後者並非政府初衷。大多數犯罪分子被禁足賭場或已經被驅離境，根本沒有機會實行犯罪。賭場關閉了兩個禮拜對澳門犯罪環境具有象徵性意義。賭場暫停營業對減少新冠病毒的傳播和減少犯罪活動尤其是與賭博有關的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無論在學術還是在公眾輿論中，賭場的刻板印象就是一門偏門的行業，例如，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代名為“罪惡之城”（Sin City）。更有學者描述賭場的生態環境為充滿各種不正當交易的“邪惡的巢穴”或“合法化撈偏”的場所。^①官方統計數據也難以得知“犯罪黑數”大小。^②賭場為一些與博彩相關的犯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前所未有的封鎖相應地消除了賭場和附近場所的犯罪機會，導致犯罪率下降。除了刑事犯罪之外，一系列的違法行為也受到疫情衝擊本澳博彩業的影響。澳門 2020 年的賭收從疫情前一年 2,900 多億跌至 600 億左右，跌幅接近百分之八十，而司法警察局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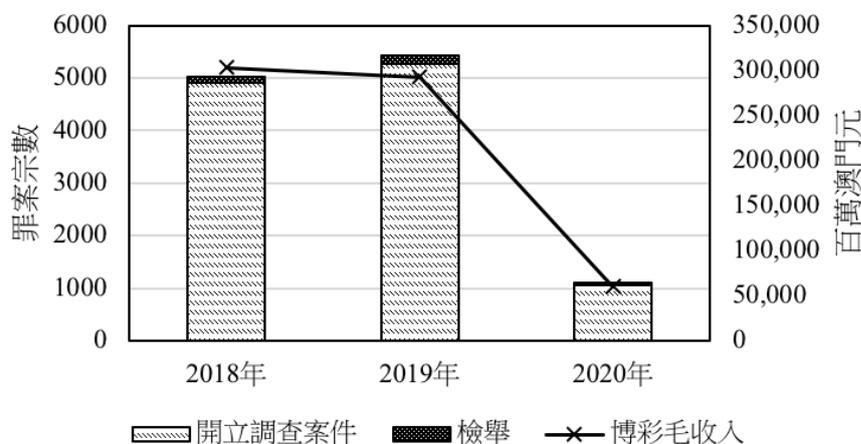
^① P. Zabielskis, “Too Big to be Bad?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view of Research on Crimes, Vices, and Misdeeds in the Casino Culture of Macau,”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64, No. 2 (2015), pp. 127-152.

^② S. D. Li, “Crime and Gambling in Macao,” in L. Cao, Y. S. Ivan, B. Heberto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Crimin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309-324.

期立案的與博彩相關的犯罪也下降了八成。以上數據顯示，在疫情下，澳門賭場業務下降與博彩相關的犯罪和違法行為的減少有很明顯的直接關係（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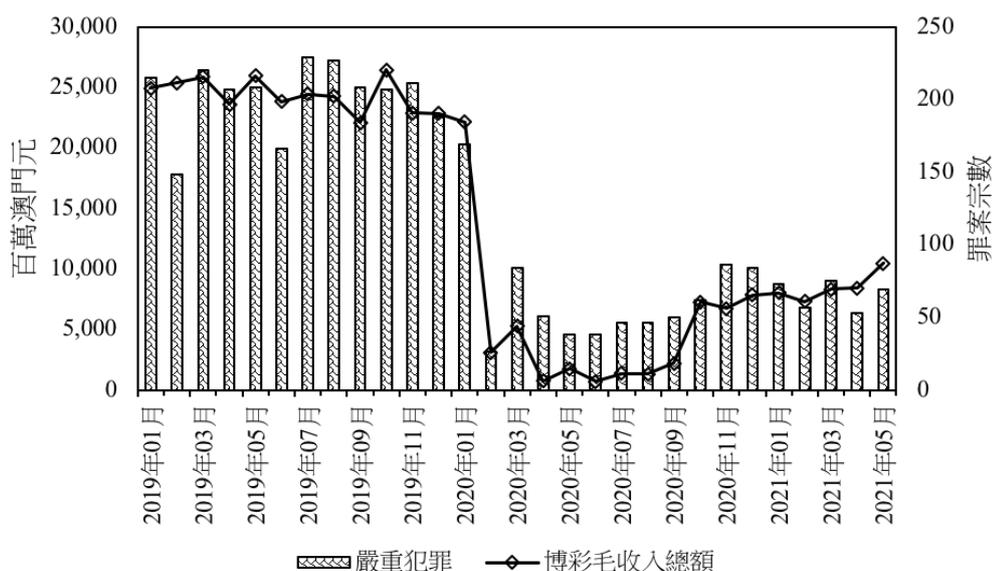
2020年1月的犯罪水平與疫情的前階段一致，但在2020年2月關閉賭場時出現了非常明顯的下降（圖7）。了官方數據中所有與賭場有關的犯罪和違法行為的下降情況，賭場的重啟也沒有導致犯罪率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因為多重的防疫限制，如進入賭場需要出示48小時核酸陰性結果證明以及內地暫未開放自由行簽證，很多賭客都不願意來澳賭博。同時，賭場的各種防疫限制也有可能助長本澳社區裏出現的多宗不法賭博案件。

圖6 2018至2020年博彩業毛收入與博彩相關犯罪案件及檢舉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每季博彩統計資料》，2021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刑事案件年度統計數據》，2021年。

圖7 2019至2021年博彩毛收入總額和嚴重犯罪數量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每季博彩統計資料》，2021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刑事案件（每月統計）》，2021年。

隨着賭業逐漸復甦，各類型的罪案開始穩步上升，但嚴重罪案仍然遠遠不及疫情前的水平。上述數據顯示，通常與賭場有關的大多數嚴重犯罪，^①如非法禁錮、與賭博相關的高利貸和盜竊，在賭場關閉後的2月大幅下降。根據司法警察局公佈的數據，2020年立案的與博彩相關的犯罪是疫情前的五分之一。關閉澳門的“搖錢樹”阻止了潛在的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交聚。儘管賭場本身不違法，但它為許多非法行為提供了機會。^②一位治安警察在受訪時表示，在賭場門口駐守的“花紅更”警員最能夠體會到疫情對賭業的影響，他說：

疫情前經常有賭客互相爭執毆打，醉酒鬧事或搶籌碼等等的事情需要警員處理。

但在新冠肺炎的一整年，賭場門庭冷落，警員幾乎沒有再接過這類求助了。

澳門的刑事犯罪、違法和不道德活動往往直接或間接地與該地區的賭場文化息息相關。隨着賭業衰退，不僅澳門的經濟命脈受到疫情重創，與賭場有關的犯罪活動也大幅減少。正可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疫情最終導致了本地生產總值大幅萎縮和博彩相關犯罪減少的雙重效果。

（三）犯罪三要素的交集從線下轉到線上

在新冠疫情期間，各國政府實施的封鎖和隔離政策極大地減少了人與人面對面的接觸。但是，人們線上活動激增，從而滋生了更多的網絡犯罪。

疫情爆發初期，市民由於對新冠病毒的恐懼以及對疫情後續發展的不確定，即使在特區政府推出四輪口罩保障計劃的情況下，一些民眾還是選擇網購以保證口罩儲備充足。民眾這一對病毒的恐懼、擔心個人身體健康、囤積防疫物資的心理被騙徒所利用。當前社交網絡技術不斷發展，亦給騙徒提供了更多的電信詐騙的機會。此外，疫情期間大多數人避免外出、居家辦公，減少了與他人的線下接觸，日常活動發生改變也造成網購詐騙案例的增加。因此，疫情剛爆發期間，關於網購口罩引發的網絡購物詐騙案件增多。所幸，這一現象是短暫的，特區政府及時確保了每位在澳人士能以低價買到足夠的口罩，使可能落入口罩詐騙陷阱的目標減少。

“殺豬盤”網絡投資詐騙和裸聊勒索增加，是因為疫情使市民的正常社交受到限制，加之社交網絡日益發達與普及，許多年輕人透過不同社交軟件來結識伴侶，而這兩種案件的犯罪人利用受害人的貪念或色心來進行詐騙或勒索。根據《澳門居民互聯網使用趨勢報告》，2020年是歷年來澳門居民上網率最高和上網時長最長的一年。人們在家中上網的比例上升，利用網絡消閒娛樂、獲取資訊和服務的比率都大幅增加。疫情不僅培養了人們的上網習慣，伴隨疫情而來的經濟低迷還催生了人們的投資熱情。根據金融管理局的數據，澳門居民在2020年境外證券投資達10,250億澳門元，按年上升11%，不少人因疫情開始投資股票等金融產品。在此背景下，安全意識薄弱的部分男性、學生和未成年人群體，以

^①根據司法警察局的刑事案件統計數據，嚴重犯罪包括殺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勒索、縱火、暴利、高利貸、犯罪集團、販賣毒品、搶劫和盜竊。

^②P. Zabielskis, “Too Big to be Bad?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view of Research on Crimes, Vices, and Misdeeds in the Casino Culture of Macau,”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64, No. 2 (2015), pp. 127-152.

及許多被放無薪假或被解僱、賦閒在家的僱員由此成為犯罪者的目標。一位受訪的司法警察表示：

現時澳門的傳統街頭罪案已經是近年來最低的水平，很多澳門常見的街頭犯罪，如盜竊、打劫、傷人都減少了。但是，智慧型犯罪大幅增加。很多案情的被害人都供稱自己因疫情而花大量時間上網，在家裏長時間沒有正常社交使其墮入網絡騙案。

日常活動理論為我們理解新冠疫情導致網絡犯罪增加這一現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釋。新冠疫情導致了很大一部分人社交和生活由線下轉移到線上。線上活動的增加，無論是情感交流還是投資，都為潛在的犯罪人提供了更多的犯罪機會。

五、結語

本研究通過官方數據、深度訪談以及媒體文本分析，探討了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並從犯罪學的日常活動理論作出相應的解釋，發現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疫情使澳門整體犯罪率有明顯下降，達到自回歸以來的最低點。第二，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案件，與博彩業有關的罪案數量下降尤為明顯。第三，在新冠疫情之下，一系列新型犯罪模式衍生。疫情初期，有關口罩的電信詐騙案件增多；非接觸式侵犯財產案件中情色類相關案件、特別是利用網絡進行“裸聊”詐騙案件數量大幅上升，成為新型情色犯罪的主體。此外，不法賭博和引誘、協助、收容及僱用非法入境者案件在疫情下持續增加；違反防疫措施의 刑事案件也成為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新型犯罪類型。

本研究進一步利用美國犯罪學者 Cohen 和 Felson 提出的日常活動理論來對上述影響進行解釋。賭場生意冷淡、相關經濟活動的減少以及訪客的大幅下降導致合適的犯罪目標、犯罪機會與條件的減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犯罪人的作案動機。再者，由於疫情期間市民的生活和工作習慣發生改變，人們更加依賴於網絡，網絡上潛在的被害人增多，這給潛在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作案動機和條件。因此，有關口罩等防疫物資的電信詐騙以及利用網絡進行“裸聊”的情色詐騙案件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增多。

疫情作為一自然實驗，為研究者研究犯罪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通過研究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本研究在以下方面作出了貢獻。首先，澳門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又是全球人均 GDP 最高的城市之一，疫情對澳門的影響在全球範圍內首當其衝。本研究豐富了現有文獻關於疫情對犯罪在全球範圍內所造成的影響的探討。其次，本研究具體探討了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整體趨勢、與博彩業相關的犯罪和新型犯罪的影響，讓我們對嚴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澳門犯罪的關係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認識。再次，本研究的發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博彩業對澳門犯罪影響的程度，豐富了博彩與犯罪關係的研究。最後，本研究以系統的犯罪學理論解釋疫情期間澳門犯罪活動的變化，提升了我們對犯罪的理論認知，為特區政府預防與打擊犯罪提供了理論依據。

本文主要研究了疫情對澳門犯罪在 2020 年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進行拓展。第一，隨着新冠疫情的持續以及防控的常態化，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分析官方公佈的更長時間的統計資料，就疫情對澳門犯罪的長期趨勢所產生的影響進行追蹤研究。第二，澳門暴力犯罪的走向值得關注。以往研究表明，博彩業對澳門有組織犯罪導致的暴力犯罪起到了很大的吸納作用。^①隨着疫情對澳門博彩嚴重打擊的持續，有組織犯罪所導致的暴力活動是否會死灰復燃？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擔憂的問題。一位接受我們採訪的澳門高級警官正表達了類似的擔憂。第三，以後的研究也可以進一步討論疫情對某種特定類型犯罪的影響。例如，有研究表明疫情導致全球範圍內家庭暴力事件大幅增長。今後的研究可以運用多種資料收集方式如訪談、受害人調查等，對澳門這一特定類型的犯罪進行深入討論。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Kwok, S. I., Lo, T.W., “Triad Organized Crime in Macau Casinos: Extra-legal Govern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57, No. 3 (2016), pp. 589-607.